本期

ENYIPINGLUN

◎聚焦文学艺术界

◎弘扬传统文化的思想道德力量

热点话题

◎追踪

前沿文艺创作和文

◎见证内蒙古文学

◎助推草原文化繁荣发展

与时代同步伐　以特色展风采

——内蒙古艺术创作70年略述（上）

◎宋生贵

位于祖国北疆的内蒙古自治区，其独特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具备饶有趣味并足以引人骄傲的地区特色。千百年来，这里的人们在生产劳动和生活实践中，创造出内涵丰富的草原文化与绚丽多姿的民族艺术。蒙古族艺术是中华民族多彩而辉煌的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且以其特色鲜明、风采独具而著称于世。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随着党和国家所确立的正确的民族政策的体现，以蒙古族艺术为代表的内蒙古艺术焕发出勃勃生机，出现了一批批卓然有成的艺术家和影响广泛的艺术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内蒙古艺术，既是民族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与体现，同时也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进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内蒙古的艺术创作历程及主要成就作粗线条描述（因时间跨度大、涉及艺术门类多，本文提及创作现象及作品，必然会有挂一漏万之憾，恳请见谅）。

一.一段重要的前奏

内蒙古的新文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即开始兴起。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得内蒙古的民族文艺出现了新的历史性变化。这一时期的民族文艺创作及文艺活动，以多种方式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如长篇叙事民歌《嘎达梅林》等。20世纪30年代，内蒙古新文艺反映现实生活，暴露和批判社会黑暗，发出追求光明的呐喊和激发大众的呼声。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内蒙古的新文艺活动为抗战鼓与呼，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活动，出现了一批反映蒙古族人民与其他各民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作品。抗日战争的胜利，特别是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后，为使内蒙古新文艺适应新的革命形势的需要，中共内蒙古工作委员会遵照中共中央华北局党的文艺工作会议精神，对内蒙古的文艺工作提出了四点明确指示：执行党的文艺政策，推广新文艺运动；培养文艺干部；发扬蒙古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民族的新文艺。1947年5月1日，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进一步加强对内蒙古新文艺的组织领导，文艺事业开始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二.1949年—1966年夏的内蒙古艺术创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到1966年夏的“十七年”间，内蒙古自治区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政治、社会深入发展和经济建设快速进取，为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迎来了新的历史性重要机遇，为艺术事业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这个时期，堪称内蒙古当代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这个时期的内蒙古艺术，从创作题材到创作者的主体意识方面，都体现出十分鲜明的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人民革命的胜利，和平安定生活的实现，使广大文艺工作者与全区各族人民一道为之欢欣鼓舞。因此，在创作题材与表现主题上，贯彻执行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突出体现为歌颂党、歌颂领袖、歌颂新中国、歌颂人民，以及热情反映新时代、新生活，反映民族团结等。此类创作，在思想的深处，主要是强调革命的必然性、可贵性与必要性，强调人民是社会的主人。其美学理念，则是思想的大众性和党性。作为创作者，这个时期的艺术家们，往往将讴歌革命视为时代的使命，进入到意识形态的表达秩序，不再是任意而来，率性而去，而是有了承担感、使命感，将艺术与最高理念的追求紧密地联系起来，其创作富有激情，感情表达真挚而质朴。在表现形式上，这个时期的各个艺术门类中，民间艺术的特色都比较鲜明，民族民间艺术家受到政府的重视和尊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相比判然有别：有的民族艺术形式逐步由民间走上艺术舞台，走进艺术殿堂。

这个时期，出现了大批优秀作品。在美术方面，如年画《劳模会见毛主席》《建政权，选好人》《四季生产图》《抱上娃娃感谢毛主席》《人人敬爱毛主席》《兄弟民族之间》，油画《大青山下》《伊敏河畔》《傍晚》《公社挤奶员》《姊妹俩》《奶茶》《包钢蒙古族炼钢工人》，中国画《暴风雪》《雪山夕照》《十年树人千年柏》《孔雀牡丹》《北京归来》《草原新春》，版画《鄂伦春人出猎》等。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1966年在“华北地区年、版画作品展览”中，内蒙古画家的作品以其独特的民族与地域特色和高水平的艺术表现，赢得了广泛好评。在音乐创作方面，如《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草原要把天堂造》《牧人之歌》《敖包相会》《草原晨曲》《蒙汉团结歌》《鄂尔多斯舞曲》《春天来到草原》《嘎达梅林》等。在舞蹈创作方面，如《牧马舞》《鄂伦春舞》《达斡尔舞》《献花舞》《幸福的孩子》《马刀舞》《鄂尔多斯舞》《挤奶员》《布里亚特婚礼》《筷子舞》《孤独的小马驹》《哈库麦舞》《擀毡舞》《牧羊舞》《盅碗舞》《牧民变成钢铁工人》《草原民兵》《驯马手》《小青马》等。在戏剧创作方面，如歌舞剧《慰问袋》，大型歌剧《乌恩山》，话剧《在激流中》《我们是哨兵》《草原民兵》《草原战歌》《路》，大型蒙古语话剧《金鹰》，京剧《巴林怒火》，晋剧《席尼喇嘛》，大型歌舞剧《乌兰保》等等。在电影创作方面，如《内蒙人民的胜利》《牧人之子》《草原上的人们》《金银滩》《草原晨曲》《鄂尔多斯风暴》《金鹰》等。

当然，这个时期内蒙古的艺术创作及作品，在价值论与审美论的把握与取舍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以前者遮蔽甚至代替后者的情况。这方面的情况，在1958年之后，体现得更为明显。现在看来，这反映在有的艺术作品中，至少有两个显而易见的缺憾：一是在主题上显得宏大而高调，但是艺术的形式美感及内在感染力则较弱，尤其缺乏启迪人深思的东西；二是各个艺术门类不同程度存在表现形式单一化或雷同化问题。此外，这个时期的创作，在艺术表现方法的探索性方面相对较弱。

三.1966年夏—1976年秋的内蒙古艺术创作

从1966年夏到1976年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时段。这十年间，内蒙古的文化艺术事业受到很大影响，从合乎规律的发展角度看，则是处于明显的停滞或衰退状态。在此期间，曾经有的关于民族文化工作的一系列特殊政策被取消；正常的文化建设秩序被打乱，如一些文艺团体先后被迫停止表演，文联系统的专业协会被解散；一大批艺术家受到冲击甚至迫害。所有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艺术创作与发展。尽管当时仍有部分艺术家铭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承受着这样那样的压力，克服种种困难，坚持创作，但从总体情势看，能够面世的作品数量明显偏少，能够传世的精品佳作则更少。

当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个特殊的阶段毕竟是短暂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展的进程，是不会因此而被打断的。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社会秩序有所恢复，文艺创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复苏；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继而“改革开放”的春风劲吹中国大地，同时迎来了文艺事业的春天，内蒙古艺术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好势头。另外，值得欣慰而且应该特别提到的是，在这10年间，有的艺术家仍然在艰难的环境中坚持独立思考，坚持不失个性的创作（尽管有的作品在当时难以发表）；有的艺术家置身基层，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体验生活，搜集创作素材，为以后以饱满的热情与充分的潜力开展创作，打下了重要基础。

四.1978年—1999年的内蒙古艺术创作

“改革开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特定内涵与特殊意义的概念。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的大幕开启之后，中国大地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众多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足以令每个中国人为之自豪。当其时，内蒙古艺术同样乘改革开放的春风，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美好景象。

改革开放之后被文学艺术界共称的“新时期”，是内蒙古当代艺术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其时，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以及各项民族政策逐步得到落实，为内蒙古艺术的发展带来了极好机遇，内蒙古艺术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这个时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与“二为”方针指引下，广大文艺工作者解放思想、振奋精神，摆脱“左”的思想的束缚，突破了对文艺的地位、功能与价值判断的种种狭隘理解，以饱满的热情与蕴蓄已久的创作冲动，投入到创作之中。他们将艺术家的责任感放在心间，去敏锐地接纳与传达历史的创痛、民众的情绪、时代的苦乐、民族的精魂等，艺术为实践时代的责任与个人的良知所发现的真理而存在。这样的创作在当时一出现，便很快引起人们的关注，紧紧抓住成千上万人的心，使之产生强烈共鸣。

这个时期的内蒙古艺术创作，在创作理念、题材开掘与创作方法等方面，较之于以往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譬如，在创作理念方面，与当时的整个社会大背景密切相关，在宽松开放的时代氛围中，艺术家们以积极而开放的姿态吸纳外来的新的艺术观念与美学思想，并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之中；在创作题材方面，一方面由以往的较多局限而走向丰富宽广，内蒙古大地上的自然风物、时代精神、人文风采以及广大民众的生存状态、喜怒哀乐等，都有所表现。另一方面，在向深度开掘方面也有了探索性的努力；在创作方法方面，求“变”求“新”逐渐成为较多艺术家的自觉意识，与此同时，表现形式由过去的相对单一而趋向多样，并且已经形成了一种明显的态势。因此，这个时期的内蒙古艺术创作，显示出艺术家创作热情高涨，而且思想活跃、大胆探索的生动局面，涌现出一大批时代特征与民族特色鲜明，具有自觉美学追求意识的优秀作品。如果放在历史的维度，与以往相比较来看，改革开放后“新时期”的内蒙古艺术创作，堪称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喷发期，其作品数量之多、影响之大，都是引人瞩目、令人称赞的。

在美术创作方面，如油画《垛草的妇女》《查干胡》《鄂伦春妇女》《绿色摇篮》《红色遐想》《剪羊毛》《九月之暮》《新娘》《红云》《北萨拉的牧羊女》《白驼·牧女》《暖暖的下午》，中国画《蒙古秘史》人物系列、《祝福》《月夜》《兴安乌娜吉》《祭敖包》《整装待发的驼队》《野山初醒》《净土》，版画《出猎》《草原你早》《新娘》《乌珠穆沁的傍晚》《巴丹吉林》，雕塑《月亮花》《冬季草原》等。

在音乐创作方面，如《草原音诗》《草原迎宾曲》《鄂尔多斯组曲》《初升的太阳》《万马奔腾》《鄂尔多斯的春天》《额尔古纳河之歌》《欢乐的那达慕》《乌力格尔叙事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乳香飘》《祖国颂》《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草原在哪里》《蓝色的蒙古高原》《苍天般的阿拉善》《我思恋草原》《草原恋》《吉祥三宝》《雕花的马鞍》《弹起我心爱的好毕斯》等。

在舞蹈创作方面，如《彩虹》《喜悦》《鹰》《达拉更巴雅尔》《驼铃》《筷子舞》《小活佛》《敖特尔风情》《牧人浪漫曲》《走西口》《蒙古人》《翔》《爱的奉献》《乳香飘》《伊茹乐》《蒙古额日》《生命的摇篮》《盘羊》《牧人之子》《草原诗情》《塞上昭君》《中国心》《英雄格斯尔可汗》《东归的大雁》《额吉》《森吉德玛》《蒙古源流》《鄂尔多斯情愫》《马头琴声》《生命欢歌》等。

纵论

以白描手法记录扶贫一线的生动实践

◎于美丽

夜半书灯下，作为读者我最真切的感受是：如果说80多年前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和他背后的“乡土中国”曾全面展现了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基层社会的面貌，那么这本刚刚出版的《第一书记驻村日记》则再现了乡村振兴战略的轨迹，真实记录了精准扶贫的推进历程，其所思、所记可以说是21世纪中国北方农村发展的缩影。这本书抓住了实现“中国梦”、脱贫攻坚战役以及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时代主题，以不同于普通日记的白描方式，记录了扶贫第一线“真扶贫、扶真贫”的生动实践，是一部集真、象、实、美于一体的好书。最值得赞赏的是，作者用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功底，诠释了新时代扶贫干部的新使命，有深度且有新意。

《第一书记驻村日记》作者张鑫华，是一位军转干部，曾在内蒙古军区服役23载。2015年他从军队转业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委政策研究室。这一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选派优秀机关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工作的通知》，内蒙古自治区掀起了派驻“第一书记”的热潮。作者感到派驻“第一书记”是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一次“大输血”，是培养锻炼机关干部的一次“大练兵”，更是党中央助力广大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征途中的重大举措。在这样的认知背景下，张鑫华在不惑之年作为选派的“第一书记”，进驻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盛乐镇新营子村，在这里，他带出了全县的先进党支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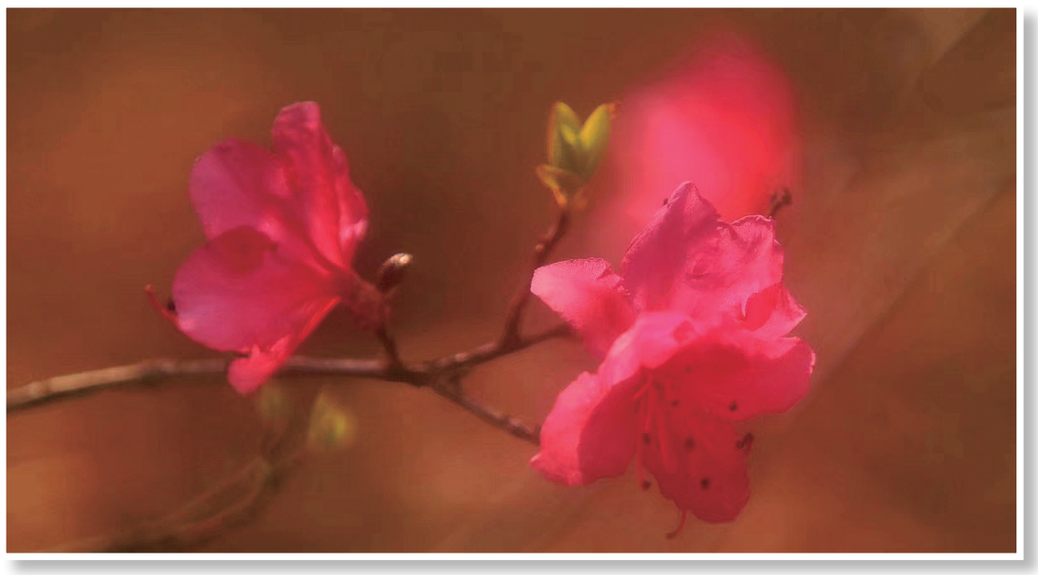
“驻村第一书记”与基层百姓朝夕相处，能亲身感受小康社会的进程，亲身感受时代奋进的铿锵足音。每天清晨，张鑫华7点前就打开村部大门，村民们办事路过就跟他闲聊几句。在与村民看似漫无边际的交谈中，他感受着每个村民内心的酸甜苦辣，知道了他们的所思所想所盼，从中找到了“第一书记”的工作重点和努力方向。担任“第一书记”，苦累相伴，驻村的党建、扶贫、产业和治理，哪一项工作都不是虚的。第一书记的形象就在老百姓的心里：干好了，百姓自有口碑；反之就算你说得天花乱坠，村民们也绝不会买账，所以必须得用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成绩来见证共产党人的实干与豪情。在一个有着2000多常住人口的大村子里，上访告状、打闹纠纷、扯皮推诿的事情时有发生。两年里，“张书记”苦口婆心地与有困惑的村民们摆道理、沟通交流，想方设法平息各种各样的纠纷，协助受伤害的村民们讨回公道，为特困村民和孤儿申请待遇、寻求社会救助等等。他深知，群众利益无小事，这就需要我们捧出一颗真心来服务群众，诚心诚意为群众办实事，尽心竭力为群众解难事，坚持不懈为群众做好事。脚上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他用自己实实在在的努力，书写着扶贫一线干部的生动实践。

除了每天忙于村中各种事务，短短两年半的驻村时间里，这位“第一书记”竟然利用夜晚和周末挤出时间读了近300本书。环顾他驻村时居住的不足20平米的小屋，一张简易的单人床、一张办公桌、一个取暖的小火炉，余下的地方是一摞摞的各类书籍。他常常诵读经典至深晚，寒冬腊月，每天凌晨两三点，居室内寒气弥漫，他便披衣而起，生火、读书至天明。他把最清苦的日子，过出了诗意。

即将结束驻村任务时，作者对这个他倾注了太多激情与豪情的地方更加留恋。一天清晨他背起单反相机走进山中，想把整个村子壮美的景色定格下来，就在他即将按下快门的那一刻，一大群不知名的鸟儿飞入镜头，似乎在向这位勤恳的“第一书记”致敬。后来，这张“百鸟齐飞”的照片被内蒙古远方出版社选作《第一书记驻村日记》经典封面。

日前，《第一书记驻村日记》刚刚入选国家出版署2019年“农家书屋工程”书目。作者说实效重于虚名，能为美丽乡村建设贡献一份力量是对他的最大奖励。

光影



蒋希武　摄

女性意识的彻底苏醒

——余秀华诗歌的魅力所在

◎李建乐

2014年底，借助网络新媒体的巨大推动力，《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火了，余秀华也随之一夜爆红。这位先天脑瘫、婚姻不幸的民间底层诗人不断出现在公众视野，并在诗坛掀起一场“余秀华热”，热潮延续至今。对于这种突现的文学热点，我通常都保持着审慎的态度，不自觉地认为媒体的助推力远胜于作者和作品本身。近日，陆续读完《月光落在左手上》和《摇摇晃晃的人间》两部诗集，对主观定论略感惭愧，“余秀华热”绝非一阵风，她的民间底层书写和独特的女性意识觉醒，一定会为万马齐喑的当代诗坛注入新的活力，引领新的诗歌风潮。

余秀华写下了大量歌咏爱情的诗歌，这些诗歌直言柴米油盐，写实中带着冷峻的清醒。就算攫取爱情的红与白，她笔下的意象也绝不是情人嘴角的朱砂痣，或者人约黄昏后的白月光，更多的是墙上的一抹蚊子血，亦或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她说：“我一直是一个怀揣泥土的人/遇见你/它就有了瓷的模样”。在爱情的世界里，她的生活也有质的变化，但是她终究还是乡土之人，自然有着乡人的淳朴和现实，不会像文人墨客，取材民俗，却依然格调高远，她吟咏的你侬我侬，不会是“将泥土用水调和，捏一个你，塑一个我”。余秀华渴望爱情，也愿意为爱疯狂，但并不因此认为爱情就全是纯美，爱情让她有了瓷的模样后，她反而更清醒地意识到“比你更易跌倒/比你更易破碎”。在爱的路上，余秀华也没有文人墨客的偏执和幻想，不追求朝朝暮暮，不在乎海誓山盟，更不羡慕巫山云雨，她笔下的《我爱你》开始于“巴巴的活着/每天打水，煮饭，按时吃药……”表情达意时，“我依然会说我爱你/哦，这是多少年的深思熟虑”，直白而又深沉。甚至，她能清醒而敏锐地觉察到爱情中男女的差异，“女人的心是如何凉的/男人更不知道”，强烈的性别意识下，犹如置身旁观者的视角，将婚姻男女的隔膜看得透彻明了。这可能源于余秀华坎坷的情感之路，失败的婚姻让她对爱情有了一种异于以往诗人的冷静，尽管她渴望美好的爱情，也痴迷爱情的甜蜜，但她终究是一个现实的苦行僧，她并不看重爱情的天长地久，感天动地，只要相依时的温存，便可无问明朝，“如果哪一天醒来，找不到彼此/只有微风吹过/一定要微笑，无论记得还是遗忘。”爱情作为余秀华诗歌的一个核心母题，既饱含着诗人对于爱的渴望，同时，也折射着她不幸婚姻背后的清醒反思。她在诗歌《致雷平阳》中写道：“我以诗人的身份向你致敬/以农民的身份和你握手”，诗人和农民的双重身份认同在余秀华的诗歌中反复出现，构成了其独特的民间书写特质。

余秀华没有成名前，横店村就是她的全世界，生于斯，长于斯的横店村不仅孕育了她的淳朴，更培养了她农民才有的泥土意识，形成了她独特的底层民间书写。她说：“没有一个人的高傲比得过一棵玉米的高傲，没有一个人的从容能有一棵庄稼的从容”。她就像田地里高傲、从容生活的庄稼，不与诗坛先辈、同仁争奇斗艳，只是以自己耕耘收获的精神粮食滋养着“丰富有余，充实不足”的当下诗坛。

《中国青年报》记者曾问余秀华，走过那么多地方，最喜欢待在什么地方？她说：“还是横店村最适合我”。横店村里熟悉的生活场景，造就了余秀华区别其他诗人的独特审美视角，她的诗歌里常常出现月光、草、各类庄稼，她把一些农村特有的景物作为诗歌意象，并将这些熟悉的意象与自己做类比，在《后山黄昏》里写道：“一个人坐到满天星宿，说：我们回去/一棵草怔了很久/在若有若无的风里/扭动了一下。”以草自比，将自我置于广阔世界里，既写出一种卑微、孤独，又让一棵草面对自身时产生独特而充满灵性的凄美意境。再如“我是如此丰盈，比一片麦子沉重/但是我只是低着头/接受月光的照耀”。月光照耀，不是阳光照耀，联系其脑瘫和生活不幸，那看似纯洁的月光瞬间蒙上一层惨白之色，一片麦子的沉重，那是田间收获的辛劳，夹杂作为麦子一般个体的普通、卑微和不易，在横店村，余秀华就是那卑微的一株麦苗，其成长与收获，看似顺理成章，经历的却是无尽的艰辛。这也构成余秀华诗歌创作的一大特点，通过生活场景再现，把熟悉事物与自我进行类比，配以文字的陌生化，表达自我爱情的追求，以及生活状态的再现。

风赏